

山中宰相 云间仙翁

——走近林和靖

韩盛/摄

文 石 泉



本栏目由本刊
与市政协文史委合办

西湖，我最喜欢的是孤山。

古人云：“钱塘之胜在西湖，西湖之胜在孤山。”依我言，林和靖是孤山的一个重要艺术符号。当年林和靖解甲归隐，从此蛰居于此。孤山是林和靖安身立命之所，没有孤山就难以想象有完整的林和靖。同样，没有林和靖“梅妻鹤子鹿侣”的佳话，慕名而来孤山的游客心中就少了一份憧憬和雅兴。

白居易任杭州知府时写了很多赞美西湖的诗句，而事实上，唐宋时期的西湖泥沙淤积，葑草遮蔽，一片荒凉。史书上说：为了给水，吴越国王钱谬建立“撩湖兵”，日以继夜疏浚；林和靖晚年时期的宋仁宗时代，杭州知州郑戡动用了上万民工，斥废湖中葑田，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。其乱糟糟景象可以想见。林和靖选择定居孤山，我不知他是怎样忍受那份荒凉清苦的。他远离闹市，独栖孤山，与玛瑙寺毗邻而居。这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绝尘之所，是杂草丛生、鲜有人迹的孤屿、荒岛。为了果腹，他亲自耕作。灌园种菜、打柴生火，采药种药卖药，渔樵于湖泊之上，躬耕于垄亩之中。为了怡情，他

着手改造环境。坡上种桃李，岩间栽竹菊，沿湖插柳枝，屋旁植梅树，还养了两只丹顶鹤，驯了一只梅花鹿。清人墨浪子《西湖佳话》说林和靖：“得此而居……不三四年之间，而孤山风景已非昔日矣！”林和靖一个人竟然把一座荒岛捣腾成了世外桃源！

选择荒凉的孤山定居，需要一双慧眼，一种定力。把一座荒岛整治得漾溢诗情画意，更需要一颗慧心。读了林和靖大量的诗，我渐渐读懂了他。林和靖辛勤劳作、改造孤山时，也在欣赏孤山，享受上苍的赐予。

“辛勤灌园欲何之？种得梅林尽是诗。小梅斜插银梳月，正是逋郎得句时。”他用笔记下了农耕生活的恬然

乐趣和深切感悟。孤山的山水草木，孤山的清风朗月，孤山的鸟兽虫鱼，孤山的劳动生活，这些都成了他诗中的意象。“村路飘黄叶，人家湿翠微”，“碧间流红叶，青林点白云”，俗人眼中的荒凉，到了林和靖眼中怎么就成了色彩缤纷的天然画卷了呢？“泉声落坐石，花气上行衣”，“秋阶响松子，雨壁上苔衣”，俗人耳中一片死寂，在林和靖那里怎么就成了天籁绝响了？观得天地之富，乃



知人间之贫；心中存有诗意，方免俗务之累。率性地生存，诗意地栖居，这是人生的大智慧。

西湖苏堤上有个“三贤堂”，里面供奉着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林和靖。杭州人供奉白居易、苏轼，这一情结很好理解；林和靖，一介平民，终身布衣，把他与这两位彪炳史册的父母官相提并论，足见杭州人崇尚诗书礼乐、见贤思齐淡泊宁静的品格。

林和靖定居孤山二十多年，至死也不曾进城。他打造孤山，融进山水。在孤山灌园种菜，莳花弄草，养鹤驯鹿，抚琴听涛；他研磨绘画，泼墨书法，潜心写诗，着意喝酒，弄弦树下，啸傲山中。诗人潘阆这样描述眼中的林和靖：“云剪乌沙雾剪衣，存神养气语还稀。人人尽唤孙思邈，只恐身轻百鸟飞。”这不是超然物外的高士么？这不是固守自我、安贫乐道的谪仙人么？

在孤山，林和靖种了几百株梅，写了很多赞梅的诗。最受推崇的是《山园小梅》，其中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一联，历来被读者誉为“压尽千古无诗才”的咏梅绝唱。林和靖对孤山的梅花有情，经他点化，孤山的梅花对林和靖也有意，花魂诗魂高士之魂合而为一，孤山的梅花充满了诗性灵性神性，引得远近众人来孤山踏访寻梅。一时间，孤山成了赏梅胜地，以至“寻梅”成了杭城的千年习俗。就这样，林和靖因他的高雅志趣、清逸品格而走进了芸芸众生心中。

自从林和靖将家安在了荒凉寂寞的孤山，孤山便不再孤寂。因为林和靖，孤山具有了强大的雅文化磁场，众多文人雅士朝圣般地来到孤山，孤山成了山水隐逸诗人的集散地。据说最早造访的是梅尧臣，随后而到的是北宋文坛宿将范仲淹，他任杭州知州，繁忙事务之暇常趋孤山拜谒，等到苏轼来杭州做知府，专门有诗表达自己对林和靖的敬仰。孤山来过多少皇帝，史书没有记载。但有浓墨重彩一笔的，也是来得最早的一个，是宋真宗。南宋张岱《西湖梦寻》写道：“林逋隐居孤山，宋真宗征之不就，赐号和靖处士。”靖，静也。和靖，和而静也。“处士”，善于自处、不求闻达于当时的清高代号也。真宗皇帝赐号，这与其说是对林和靖的高度肯定和美好的祝愿，毋宁说是皇帝自己也羡慕这种悠游自在的神仙生活。宋真宗走了，宋仁宗、宋高宗又来了。清朝皇帝干脆把行宫建在了孤山脚下，原址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。不信，你去看看，

整个园林依然大体保持旧日行宫的格局。中国的皇帝都是精英教育体制下的产物。清朝的皇帝个个都会舞文弄墨，文学修养极深。他们对沉睡在行宫旁的“斩斩有声若高峰瀑泉”的林和靖如何地激赏不已，史书没有详细记载。但我们不难想象，日理万机的皇帝们下榻行宫后迫不及待地登山，他们在山顶看西湖烟雨，他们在林和靖墓边来来回回转悠。林和靖仙人般的生活一定使雄才大略的康熙羡慕不已，不然，他怎么会大笔一挥，为“放鹤亭”留下《舞鹤赋》墨宝？不信，你去放鹤亭看看，康熙御笔还飘着幽幽的墨韵。再过一百多年，康熙的曾孙、清嘉庆皇帝在位时，在林和靖早年的故居办了“梅青书院”，让八旗子弟在这里读书。光绪皇帝在位又对书院予以维修，还规定每个入学者必须栽一株梅树，以延续林和靖精神。因梅树成林，这里被命名“梅院探春”，成为旗营的一景。

几世几代皇帝们都推崇一个不听话的、坚决不与政府合作的穷文人，个中缘由究竟是什么？我曾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读袁宏道《孤山小记》。他这样自我解嘲：“孤山处士，妻梅子鹤，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。我辈只为了有了妻子，便惹许多闲事，撇之不得，傍之可厌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，步步牵挂。”读之令人捧腹。但捧腹之余反观自身，不禁哑然。俗世人生苦如海，不都因为七情六欲纠缠么。比照林和靖行云野鹤般的大自在、率性而活的大觉悟，高处不胜寒的皇帝，是不是也暗生感叹，甚至自惭形秽呢。

我总觉得，冥冥之中孤山似乎就是属于林和靖的，孤山的存在似乎离不开林和靖的存在，他不汲汲于富贵，不戚戚于贫贱，无形中引领着一个时代文人的脚步，主导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趣味。这一点，孤山不会忘记，杭州不会忘记。

